墨香春联情

□张素燕

盼望着,盼望着,雪花来了,新年的脚步近了。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样子,姿态优雅,整装待发。新年到处都张灯结彩,喜气洋洋。最引人注目的是各家大门口处张贴的一副副对联,烫金的大红纸上攀岩着立体的大金黄字或大黑笔字,间或配有漂亮的图案,相映成趣,把整个门口渲染得蓬荜增辉,气派威武。每每看到这些买来的现成的对联,我的记忆深处便清晰地闪现出手写春联的情景,那更是别有一番趣味。

腊月过半,村里的张爷爷家便喧闹起来。前来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,把张爷爷家巴掌大的院子挤得满满的,真是门庭若市,热闹非凡。当然了,还有一帮小屁孩子和我们这些寒假归家的学子们也跟着凑热闹。还记着那天,阳光独好,暖意融融。春姑娘好像已经等不及了似的,赶紧把严寒的冬大哥挤跑,自己忙着出来赶趟。张爷爷索性把桌子搬到院子里,摆上笔墨纸砚。“张群儿,你的春联写什么?”“一年四季春常在,万紫千红花永开。”只见张大爷手执毛笔,刚劲有力,手略一顿,一幅气宇轩昂的毛笔字就在大红纸上龙飞凤舞了。墨迹未干的毛笔字筋骨内含,潇洒飘逸,活灵活现。“真好看呐!”众人啧啧赞叹。“张六,你的呢?”只见张六抓耳挠腮地不好意思地笑着说:“爷爷,你也知道,就我肚里那点墨水早就饭菜吃喝了,哪还知道什么对联呀,呵呵,您老就看着写吧。”张爷爷略一沉思,大笔一挥,一幅苍劲有力,雄厚气派的毛笔字就出来了。就这样一个人挨一个人,张爷爷的对联是写了一幅又一幅。

虽然张爷爷要求大家自备春联内容,可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没怎么上过学,即便绞尽脑汁,搜肠刮肚,可却苦于脑里没货,肚里没墨,于是就把这艰巨的春联内容的任务交给了张爷爷。张爷爷也很尽心,认真地搜集了几十条春联内容,可全村200多户人家,这哪够用的呀。大家又不愿用相同的内容,于是搜集更多的春联内容便成了张爷爷的当务之急。

张爷爷摇头晃脑地读着桌子上的春联,不经意地略一转头,从那已架到了鼻子上的厚眼镜片里瞅到了我。“就你了,小丫头。爷爷交给你一个任务啊,你回家去给我搜集春联,把你们上学学过的,还有你自学的,还有你知道的对联,统一给我找到,写到一个本子上,给我拿过来。”面对着爷爷这突然袭击的命令,我还没回过神来,张爷爷已笑着冲我摆手说:“去吧,去吧。对联不够用了,大家都还等着呢。另外,拿着这个,别搜集重了。”说着张爷爷把一张写满对联的纸塞到我的手里。

我拔了腿,没命似的往家里跑。到了家,顾不得气喘吁吁,翻开书本就找。我使出吃奶的劲儿,翻遍了所有的书和资料还有我的笔记本,最后整理了和张爷爷不同的一百多条春联内容。张爷爷看着我写的对联内容,和蔼可亲地摸着我的头,慈祥地说:“后生可畏呀,后生可畏呀!”人群里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“这个丫头是好样的,”“嗯,以后肯定能成事儿。”听着大家的赞誉,我心里乐开了花。我尝到了快乐,为人民服务的快乐。

回到学校后,我对一向不感冒的书法课重视起来,学习态度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。连书法老师都瞪着好奇的大眼睛看我,仿佛在问:“这个丫头,哪来的这股劲呢?”我苦练三笔字,尤其是毛笔字,我练的是如痴如醉,一张又一张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。终于又到了一个新年。大家依然是在张爷爷家的院子里排着队。在张爷爷写得累得喘气的当儿,我拿起毛笔,一挥而就。全场的人都惊呆了。赞叹叫好声不绝于耳。张爷爷高兴地说:“后继有人了,后继有人了!”

后来的六七年中,每个新年的对联都是由我和张爷爷共同创作的。时光荏苒,转眼十几载。在日新月异,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,人们物质生活不断提高,手写毛笔字春联也已成为“称有产物”。然而那散着清香的浓墨重笔的情韵却永远温暖滋润着大家的心怀。

纳 福(外一首)

□邵光智

福是一种安详。

福是一份静美。

福是一个大红的福字,挂在春节的墙上。

福是一张笑脸,含蓄、淳朴、端庄。

福是一件衣裳,得体、朴素、大方。

福是一束鲜艳的花朵。

福是一尊瓷质的花瓶。

福是温暖,是春天的节奏。

福是祥和,是人间的气息。

迎祥纳福,明媚的眼眸,站立的姿态,将人生的祝福,握在手上。

竹报平安

没有别的,就是报一声平安。

用竹叶的四季常青,报一声平安。

用竹枝的接风沐雨,报一声平安。

用竹竿的笔直挺拔,报一声平安。

没有别的,就是竹报平安。

用尽了古往今来写竹的诗词,不如一笔一画一棵竹更真实。

用尽了所有的意蕴与含蓄,不如一棵瘦竹更有底气。

一棵竹子在看着我和你。

竹影摇一摇,一年的沉重就落地了。

听一听竹子风中的歌,一年的疲乏就走远了。

一种福气在人间穿行,她的名字叫平安,于是竹子年年岁岁,年年此日报平安。

在年末岁首,我想起了祝福,想起已经走完人生和正在路上的亲朋故交和新友。

节气告诉我,走过今天就是明年。

对于故往人,竹子是一炷不灭的香火。

对于行路人,竹子是一面不倒的旗帜。

我不用富贵,不用祈祷,不用缠绵的情话,就用竹子厚重而坚实的品行,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,双拳一抱,道一声平安!

村居杂咏二首

□吕达余

邻人晒腊肉于院墙

块鱼条肉串香肠,高高低低挂满墙。
眯眼老翁闲里睡,足旁阿猫垂涎长。

庭前小院闲憩

柴门开阖有微风,苔阶高低无纤尘。
石台烟气茶香袅,清风翻书三两声。

羊年新春联

□殷修武

马跃铜都奋蹄留美丽
羊欢长江摇角报文明
横批:幸福铜陵

同圆中国千年梦
共建铜陵一个家
横批:大展宏图

天马行空奋蹄羊接力
铜都圆梦焕彩我描春
横批:再接再厉

泰启灵羊井湖蒸红日
图开盛象铜都炫彩虹
横批:美梦成真

春到铜都春潮涌起
梦圆华夏梦想成真
横批:大美铜陵

国梦牵情福到民心里
民声陶醉春融国色中
横批:福地飞歌

家居文明长江岸
梦圆诗画铜官山
横批:春色无边

难寻妙句抒长江气概
又沐春风骋铜官情怀
横批:春满人间

铜都飞扬七彩梦
天井留住一城春
横批:瑞羊拓春

那年的春晚难忘怀

□夏学军

我庆幸自己生在六十年代,对八十年代的春晚记忆深刻。八十年代的春晚,被学者称之为“新民俗”,一台晚会,不仅把一家人紧紧地聚在一起,而且还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过年方式,而春晚的有奖猜谜环节,更是融合了文化与亲情的味道。

那是八六年的春晚,父亲在春节前的一个月,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台十八英寸的彩色电视机,这可是件大喜事,七大姑八大姨都要通知到:过年来家里看春晚吧!

除夕,父亲早早把红灯笼高高地挂起来,大门贴上了喜气满满的春联。八十年代的春联,脱离了“岁岁有余”、“年年如意”之类的陈词,取而代之的是“春光明媚”、“金鼓欢腾”、“富国安邦”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词语。一家人吃完年饭,母亲早早把饺子馅拌好,只等到了点儿,一边看春晚一边包饺子。那时候还是住平房,勤劳的母亲早已将房子打扫一新,崭新的电视机放在蒙了新台布的八仙桌上,我们一大家子人齐齐坐在火炕上,放上一张餐桌,摆上瓜子、花生、冻梨、糖果,母亲也摆上包饺子的所有用具,恭候春晚开始的锣鼓声。

而我的任务最艰巨:负责记录穿插在节目中的谜语!所以我拿了椅子坐到电视机前,把纸和笔准备好,不离电视机半步,耳朵捕捉主持人每一句话,生怕因疏忽而漏掉每一个关键字眼儿。过去了这么多年,一想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想乐,自打赵忠祥一露面,炉子上的开水就没人愿意去提了,想去厕所的也忍了又忍,我怕错过每一个谜语,弟弟怕错过港台流行歌曲,奶奶怕错过爱听的戏曲,父亲怕错过马季的相声,而母亲怕错过那些她耳熟能详的民歌。

春晚里每个人一出场,第一句话就是“大家过年好!”记得父亲可开心了,说“看我们多幸福,大明星都得给咱老百姓拜年!”笑得奶奶眼泪都出来了!

那些年的春晚真是令人难忘啊!张明敏的《我的中国心》,唱出了炎黄子孙的赤子情怀,费翔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点燃了万众青年驿动的心,徐小凤的《明月千里寄相思》,歌也悠悠人也悠悠,张德兰的《春光美》真是宜人又应景。这些记忆犹新的歌声,不单单是送给我们一段优美的旋律,留下的是岁月的印记啊。

这个春节因为有了彩电、春晚而变得多丰富了许多,当新年的钟声敲响,屋外是鞭炮齐鸣,寓意着冬雪已去春风入怀。接下来便是我与父亲、弟弟一起埋头寻求谜语答案的时节了。一番苦思冥想绞尽脑汁之后,已是大年初一的光景,照例迎来叔伯家的兄弟姊妹来给奶奶拜大年。而这一年与众不同的是堂哥是拿着谜语来的,睿智的他和父亲一起,又将答案重新审视后,我们几个一起去路边那绿色的信筒,信心满满地投进去,然后就是苦盼佳音。结果是真是令人兴奋,当那套印着中央电视台图标的四枚书签寄到家里的时候,全家的高兴劲儿一点不亚于过年!

如今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,春晚早已没有了当初的热度,但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春晚,我还是充满期待。对于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,春晚的记忆太美好,它是象征着欢聚和团圆的亲情图腾,它符合我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习惯,其意义早已超越春晚本身的娱乐功能。

羊年的春节已临近,仿佛那串高高挂起的鞭炮,待将点燃!

春 色 杨 红 摄

难以忘却排队的记忆

□阿 宏

眼看羊年的春节近在眼前,年味正向我们扑面而至,但是,最令我难以忘却的还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,家里要想吃肉和吃排骨以及要吃上块豆腐,总要起早赶到街上排队,否则就吃不上。为确保能吃上肉,不得以在傍晚或者深更半夜,我和小伙伴们就拿上一块砖头,或者一只竹篮,放在店铺门前排队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不放心,生怕被人把砖头甩了,就整夜地在街上从街东晃到街西,再从街西晃到街东。有一天,我起了个大早,拿着竹篮到街上排对,排了很长时间也不见店主开门,加上有些饥饿,我没有同人打招呼,就把竹篮拿回家,等我回头再往排得队里塞,一个青年人竟把我的篮子甩掉。我急忙解释,我是站了队的,可那青年怎么也不让。后来我的父亲来了,与人评理,人家根本就不理睬。无奈中,我只好重新排队。未曾想,店门开了,竟然乱了,只要有体力,有劲谁都可以抢在先,可叹我力小、个矮,只能在一旁看热闹。说起这事,不知是苦还是酸,总有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每到逢年过节排队,更是司空见惯。

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,我国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有了一个大的飞跃。排队买肉,凭票供应早已经成为历史。“排队”买肉的记忆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脑海里,那是对共和国建设、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记忆。如今“排队”经历已经远离我们的身边、远离我们的生活,共和国已经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,在共和国的摇篮里,在祖国的大家庭里,才有如此的和谐与温馨!

酿 年 酒

□何 竞

儿时(50年代初)的大通镇,立冬时家家户户就开始酿年酒,我喜欢酿酒这事情,从浸糯米开始,仿佛就进入了甜美的心情之旅。有时,这个甜美的心情之旅是从寻找酒曲开始的。酒曲是一个圆的粉球,也不甚规则,白色,有点灰,比乒乓球稍小,是酿酒的关键引子。

母亲说好的酒曲,能酿出世界上最美的酒,我特信。酒要是酿差了,大通人皆说,酒曲很糟糕。酒曲是从安庆或芜湖街上杂货店买来的,常是在做酒曲的杂货店买,这是祖传秘方,绝不外传。买到好酒曲,母亲就悉心收藏,必要时拿出来装在葫芦瓢里搁到太阳下面晒,因为有一种小甲壳虫是喜欢吃酒曲的。通常要蒸一饭甑糯米饭来酿酒。

我家的饭甑算是中等大,直径约60厘米,高80厘米,蒸出的糯米饭,有桂花那一种飘飘的淡香,与籼米饭香是不同的。糯米饭蒸好了,用一把2尺长的竹铲把饭扒到一个大木桶里,再浇凉水将饭扒散了,决不能让它黏成饭团,然后就把研成粉末的酒曲撒在饭里,拌匀了。大约半个时晨,就把糯米饭装进一口直径一米左右的大水缸里,扒平,再用两根竹筷子,在饭中间扎许多孔,然后把家中洗干净的蓑衣盖在水缸上,再盖上木盖,木盖上压一片石磨,这就大功告成了。酒缸一般都放在房间邻近床头的地方,这里温度比其他地方高。

七八天时间,酒缸都在沉默着,每晚睡觉前,母亲都在缸前打量一番,但就是不揭开它的盖子。约略有十来天的功夫,趴在缸盖上仔细地嗅,会有隐隐的酒香了,是一缕难以捉摸的甜酸气息,好闻得很。

腊月二十三,过小年了,母亲说酒好了,明早我煮酒给你喝。在大通镇,早晨都习惯用米酒煮鸡蛋。早晨很早就爬起来,看母亲取酒。是用一个大的葫芦瓢,舀起一大瓢酒酿,装进一个米盆里,再抓起酒酿双手合掌使劲地搓捏,把酒浆都挤出来,扔掉酒糟。如此反复,得出的酒浆,装进一把瓷壶中。在大铁锅里烧水,瓷壶是直筒式的那种,坐入水中,咕噜咕噜地煮,从外部热到内部,直至里面的酒也冒热气了,满灶间都弥漫着酒香,又飘到堂心房间,飘到门外让过往的行人闻到便大声喊:“你家又煮酒喝啦!”

此时,就拎起瓷壶,放到堂心大桌上,各自的碗都倒满了,悠悠地喝。热酒进入口中,是级甜的,酒味弥漫于甜中,这甜直令人全部的感觉都沉浸在甜浆里,“咕咚”一声将热的酒咽下去,会感觉有一截肠子都热了一下。此时,方有酒的力气上升,但仍然是淡淡的酒劲,它似乎鼓励着人继续地喝。我只有八岁,一碗热酒下肚,人渐渐地轻起来,感觉是向上飘,飘啊飘啊,仿佛要飞起来。这是要醉酒了,面颊上热起来,照照镜子,是红红的,手上也有了热力,热力直贯脚底心,全身都是暖融融的呀,这就是冬天快乐。大通镇,酒不是过年才喝一餐的,是要从过小年起,喝到春天插秧。但我们家人都不贪杯,每餐用酒碗喝一小碗,或者是半碗,这种小平碗是专用来喝酒的。

过年真是一种美好,便是餐餐有酒喝的,又穿新衣,又放鞭炮。小时,父亲每年都给我买一小挂鞭炮,有200响,我也不怎么贪多,家里比较穷,200响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。悉心保留着,隔很长的时间,才到门外去放一响,是用香火去点的。那时候,会有一种黑羽毛上带白点的小鸟和麻雀一起飞到门前,在地上跳,或在屋顶飞来飞去。年三十夜,吃年饭,是一个漫长的喝酒过程。菜太多啊,其实也不是饿了,要吃这么多,是一种氛围,是那样一种心境吧。一年的劳累与丰收,仿佛都集聚在餐桌上了,用筷子浏览它们,把酒喝得很精致,喝得走路轻轻地飘。全大通都有灯火,年夜的鞭炮声四处响起,我家也是点上最大的蜡烛,用两根大蜡烛和两盏香油灯把年夜照亮。而酒,它照亮我的周身,或者生命,在血管里如小河流淌。

往事依稀故乡远

□王征社

悄然走出故乡差不多30年了,我也从懵懂少年步入“鬓也星星白”的中年。30年来,我不知道故乡发生了多少变化,也不清楚童年的玩伴是否康健,但“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”,这是自然规律,谁也阻挡不了。老实说,我记忆的“频道”始终保留着故乡30年前的印象,往事如烟,挥之不去,历久弥新。

放牛

我的老家在山区,人多地少,田地依山随岭成梯状,现代机器根本使不上劲。因此,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养了耕牛,我们家人口多,土地不少,自然喂养了一头耕牛。因为家里兄弟只有我一直读书,看起来比较“悠闲”,因而,读书之余,到山上放牛成为我的另一“职业”。那时农村学校似乎没有早读课,我也乐得帮家里做点事。

记得我们家喂养的是一头水牛,膘肥体壮,每天早上,我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扛着粪瓢,将水牛牵到水塘边,让水牛“放松”一下。接下来,我要将水牛牵到山上,我们家的这头牛看起来很温顺,只要我一抬脚,它就自动低下牛角,我便踩着牛角一蹁身上了牛背,骑着牛,吆喝一声,与小伙伴们一同上山。到了山上,可不敢闲着,人少时,我拿出书,边放牛边装模作样地读几页;有时跑到树丛中,捡一些枯枝聚起来,背回家烧饭用;人多时,则聚在一起“话说天下大势”,或在草地上练习摔跤等“对抗性”竞技项目。

天晴时放牛倒也优哉乐哉,但到了阴雨天,在山上放牛哪个滋味可不好受。那时没有雨伞,我们这些放牛郎,只有头戴斗笠,身穿蓑衣,赤着脚上山,与牛做伴。有时因为疏忽大意,加上阴雨天视线不好,一转眼,耕牛“失踪”了,那种饥寒交迫又害怕的滋味,非有此经历者很难理解。

砍柴

我的老家虽在山区,但我们村庄周边的山多是海拔100米左右的丘陵。我有体会,在天高云淡的日子里放牛,我们跑到村庄南边的山顶上,抬望眼,可清晰看到几十里外的长江如一条白色的飘带,穿行于万绿丛中。都说江海相连,故乡丘陵之低矮由此可见。

可能是村庄周边的山林过度采伐,或者说由于人口锐增,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庄周边的山林已不堪重负。到我记事时,每到秋冬季节,不少人家的柴草已显不够,迫切需要增加。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每当这个时候,村庄一些人口多,柴草不够的人家便自发的组织起来,结伴跑到一个叫“东山岭”的大山上砍柴,这个所谓的“东山岭”,其实就是枞阳县海拔最高峰三公山的侧峰,此山遍布野柴,可以任意砍伐。我那时虽只有十四五岁,也自告奋勇的多次参加,亲历远道砍柴之苦。

我们一行约在下半夜二三点钟被家长叫醒,然后盛几碗干饭填饱肚子,人人扛一根扁担,带上刀斧绳索,扁担上挂着一只老布做的干粮袋,内装刚出锅的干饭,这是砍柴者的午饭,没有菜。一行人兴高采烈,边走边聊,大约走上20里山路,方赶到砍柴点,此时天刚放亮。

到了山上,谁也不说话,埋下身各自砍柴,边砍边晒。那时没有钟表,也不知道具体时间,大家凭感觉,看看太阳升到树梢,估摸已近中午,柴草也砍得差不多了,便拢到一起,捆扎好。赶紧洗洗手,从布袋里胡乱抓几口饭团充饥,再捧起山泉水,喝几口,这样,午饭的问题全部“解决”。接下来就是将已经捆扎好的柴草挑回村庄。

刚挑柴草下山时,大家身上还有劲,因为饭团刚刚吞过。等走到半山腰时,大家身上的力气也使得差不多了,两只肩膀轮流调换的频率也增加了,脚步也渐渐慢了,特别是走到离村庄还有七八里地的“东山口”水库大坝时,大家都明显筋疲力尽了,恨不得将肩上的柴草扔下来。这时大家完全靠意志支撑,咬紧牙关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最后几里路。到家时已日薄西山,所有人放下柴担后都长吁一口气,立即吃晚饭,饭后倒头便睡,一觉到天明。

本报地址: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327号 邮政编码:244000 电话:总编室:5861226 编辑部:5860131 (传真)办公室:5861227
广告部:5861508 13093338989 (联系人:缪振清) 广告经营许可证:铜广证第3407006号 订阅:全国各地邮局(所) 订价:全年价80.00元 印刷:铜陵日报印刷厂